

## 有誰聽見了

有誰聽見了?  
 當跟你訴說的時候 熟的你用甚麼樣的眼神看著  
 總是會聽見諄諄教誨 熟的你真的成長了嗎  
 熟的你會說 長大後未成熟所界定的生活 感官 情感 都不會是個樣子  
 這句話 殘酷  
 在每一個正在成長 都要惶恐戒慎的不斷打自己嘴巴  
 掐著自己 醒醒吧 要現實阿  
 等你成熟就會看到未成熟時多有一種簡單的蠢阿

成熟的你還會說 當幾多歲的時候我在…… 去對著你認為不成熟的另一位說  
 你的回憶 你的鄉愁 另一位可以聽 但你聽見另一位現在正年輕嗎  
 另一位正在過的生活 未成熟的你以前一樣嗎  
 你未成熟時的反應 現在似乎只是黃黃有點霉的  
 這跟另一位有啥關係  
 在個體上的爭執下 成熟 只是種味道吧 有汁的味 都是不一樣的 不然何謂生活 若味道都一樣 認為對於還在孩提的生活群眾 要作的是甚麼  
 幫他掐住脖子嗎 幫他現實嗎  
 你聽見他們真正的反應嗎  
 還是你聽見的只是你認為他們一定會照你想的成熟 孩提所面對的是你們 你們以為成熟的你們

## 用力呼吸

早上起床  
 昨晚夢見我外婆在躺在我旁邊 嘆息  
 接到電話  
 我外婆過世了 他對我很重要

這幾天 一直想起 小時後 跑進外婆的廚房  
 而外婆總是 很窩心的說著客家話 問著剛剛去哪 要不要吃東西  
 而廚房 水氣蒸? 外婆頭髮斑白  
 抓起桌上年糕 傻傻看著外婆

好想外婆  
 其實我的童年並不是很快樂 而最大的快樂就是外婆給我的

這幾天 騎車騎著都想哭 都忍住了

## 我痛恨假設 但一開始如果可以 或許能保留些微的

我痛恨假設 我真的痛恨假設  
 但 就在那個夜裡  
 好像是冬天即將在春天中有些微炎熱的夜裡

醒著

我痛恨假設  
 那是一種後悔的 無用的 思索淨是一些 要腦子去設不斷場景的  
 如果你 一開始如何如何  
 你會不會 怎樣怎樣  
 有用嗎  
 詢問者若是別人  
 那他的眼神 總是帶有 任何一種可以 讓你心微一驚的藥效  
 若是自己 那鏡子總有些微的裂縫

我不後悔 我不想後悔  
 既已知的發生 又能如何  
 任何的情緒 帶不回的

尤其是我的情感 我的愛  
 總是要很堅強的  
 有啥好後悔 對於親人 對於情感  
 你就傻傻的阿 就發生了  
 那痕跡 總是細微的 讓人發疼

不能 去後悔的  
 不容去假設的

但  
 就是在那夜裡  
 我忽然醒了  
 身邊躺著誰 似乎已經不重要了

那重複的場景發生了  
 某人的背影 現在在我眼前  
 而我 甚麼也看不到

如果

這兩個字詞忽然出現在我腦海  
 骯髒的厭惡感油然而生

忽然腦海中浮現 那曾經在公車上沉睡的我  
 眼睛閉著 雙嘴微張

如果

真的如果  
 一開始 我能舉上雙眼  
 不是因為那 骯髒的眼神觸動  
 而聾了我

或許  
 真的或許

我還能保留些微的 甚麼

那最簡單的吧  
 我不會在沉睡時哭泣

## 是不能美的

對  
 我是後悔的  
 我痛恨這樣 但 我是後悔的  
 在那個夜晚 一樣的呼吸

對於過去  
 在尋找自己的模樣時 往往會 逝去 對於許多 流逝

對於過去 我終於知道  
 對於逝去的 那乾淨的  
 永遠不會回來的

鄉愁  
 一種無法再回去的

我相當懷念 那逝去的  
 但  
 我沒有必要別人幫我追

後悔嗎 廢話 當然  
 沒必要好像很大刺刺的說一大堆 似乎豪邁

當然 我也常說 哈哈哈哈哈 蠢蛋

我在跟自己說 跟自己絮語

那乾淨的 身體的  
 那你髮梢輕碰的我的面頰 我還記得  
 納刺刺而我咯咯的笑著

我相當懷念過去

我寧願死在那狀態中  
 永遠不要醒來

跌坐在那當中 我乾淨著  
 身體乾淨著  
 完美  
 標本

毛牛

是不會有人懂的 就算是哭著說 亦或是釋懷的笑著說

管衍廷 伯晨

OXY - A Solo Exhibition by Tseng Yu-chin  
 No one understands  
 Even if crying to say it or reliving, laughing to say it

22 October - 15 November, 2005  
 Opening: 7:00pm, Sat., 22 October, 2005  
 Opening Hours: Tue. - Sat., 1:00pm - 10:00pm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

ITPARK GALLERY & PHOTO STUDIO 伊通公園 台北市伊通街41號2、3樓 41, 2/F Itong St. Taipei, Taiwan Tel. 886-2-2507-7243 fax. 886-2-2507-1149



## 不快樂

不快樂 真的不快樂
像是被吸附著

不是我想不想脫開的問題
我被寄著 氣分 乾枯的氧分
我往前著 拖曳著是我的身上的氣味刺響吧噫
被扯住我的後端 叫囂
被提醒 不乾淨
你不會快樂

身體已經被弄髒了 不再乾淨
那層薄薄的骯髒 貼著我的我連呼吸都可以聽見
那些微腐臭的味道 躡近胸腔中 我的內肉開始翻攪
被提醒了 我是不堪的

我不要被提醒 我不需要
不快樂
是不會被遺忘的 我做出來的
就算多年 就算多時
所見的是真的 我的
但不是我的 不要再提醒我了
被疑問的 只是更加我的無力

外面機械哮喘 我寧願哮喘
我寧願閉上雙眼 不要了 真的不要了

我那乾淨的 在我內肉之內的
不要再丟試著觸碰了
不要了
夠了

只被氣味驚覺 些微的溼氣
聲響喘喘著 踩踏著



## 做了什麼

究竟是做了什麼
做了什麼
一句話 聲音的抑揚頓挫 足以代表這句話的 應該要闡述的形體嗎
我已經 不帶情緒的說著 盡量聲音毫無高低可言的說著
做了什麼

其實早就忘記 那記得的最清楚的事情
記不記得 根本不重要了

清楚 往往 會過度 忘記要怎麼說 在那個時候 那個氣味 那燈光晃動
那當場蒸騰的熱度 那布料絲質摩擦出的氣味聲響 那夜晚塵罩的感覺 那睡意正濃的酣
那些細微的 清楚到 忘記的徹底
還是 恍惚間好像記得 那一聲巨響 是短而急促聲響
巨大重擊 只留下 一種 類似瀟灑的形容方法
不在外面的身體 而是 那內部纏繞的肉
因為聲響 波大 漸漸 流竄 進入分子 而安靜下來
有留下什麼嗎
我無法說出那痕跡的位置 我知道在那
但手指插不進那肉中失去指引 我的語言也會呈現迷路的現象

有留下什麼 但跟那發生的 那當時所謂的當下
沒有再出發的必要可能性
就立在原地
失去

而過程 描述的方法 往往已經精簡到 不再像是自己的故事
冷靜 些微有氣音加點低聲的 說著
在那時 我正要…………我在 而誰又如此的…………

叨叨絮語
我最適合 低語了 我不能大聲 喉音 往往讓我疼痛
心中如是想
說著 我的口 而眼神 還可以飄到遠方 焦距 漸漸離開這 敘述的當下
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只是說著 好像 事發的現場
身體鬆弛 跟自己沒有關係了 只是說著
那 在那的身體 連殼都稱不上
就算是氣體 都比較好形容 而那時的身體
說了 也是迷路

常常 在騎車的時候 忽然想起
某一事件發生 曾經
忽然的 被扯開 在生活的行徑中
思索 被拖曳著 那過去的 身體 拖著我

強押上 那扯開 力道

我被刻劃下的 原來 是在 生活依然自然行徑中
驟然的 連驟然 還不及形容的
失去了主控意志 眼神 漂離
腦內畫面 佔據
某人猛烈的強押我的腦袋 向下 在往上拖曳 而我眼神 繼續飄離
某一個遠方 那我無法說出的 有痕跡的遠方
近身在我內部肉的某一條 竄流的漂離

那 驟
不會驚慌失措 只是外面的身體繼續動作著
而內部的肉體 翻攪

我在哪

當時的發生 他們知道 做了什麼嗎
在那地板上 在那牆面上 些微的痕漬 也因為時間 消逝

他們記得嗎 那無心的發生著
一件事件的發生 做了什麼

我毫無情緒的說著 做了什麼
沒有任何意味 任何的需要溫情暴力值之類的安慰
沒有 並沒有 指責
不 我不應該 如此的說 我真的忘了 那要用怎樣情緒說起
我真的 只好低聲的說
那案發的事情經過 被劃過 在體內肉上的 會迷路的 痕跡



## 就這樣子了

是不會有人懂懂的 就算是哭著說 亦或是釋懷的笑著說

別再奢望 那因為過度多餘裝載的 會懂

我們知道很多 就像是被各式裝載的肉體去反映出很多列印下來
去宣告一下的宣示

好像有些什麼的搖晃著 根本忘記自己的身體姿態是怎樣的擺動造態

就像是當被愛人告知即將分手 將會有千萬種 思緒文章 兩性文學書籍 訪談片段

偶劇快速竄進在腦海當中

要用哪種反應？

都不重要了 反正都已經演繹過多次到 誰會去在乎你身體那些微呼吸的嘆息聲音

因為風過度翻吹 而只能溶解在陽光下

試著太多 以至於身體抽蓄到對方並不會看見

觸暄太久 我連想做噁的心態都小小的淺淺的 很像瞌睡般的 神態

我躲著 我在那如自己般的空間中我躲著 在某一地 我小小的直洩著

開始抽蓄 開始嘔吐 用我身體所有的力氣 我感覺著我的身體

我會回到的 我會回到我因有的態度的 不會被感覺的

我開始認定了一切 寧願自己去努力擠壓我的身體

是不會有人懂懂的 但我會好好的



## 沒有\_說出的部份

我並沒有那麼不堪

我並不想強烈的搖晃著對方 說著 你知道嗎

我那被拖進 一個寂靜的 巨大的 我被濕黏著 我緊閉著我 我的過去的 那些

然後我鼻涕淚水縱橫的 我失去我的身體 我逝去

我激烈的 晃動 巴不得將哽咽的的喉頭推出 然後將一切歷歷刀刀的的切割著

觀賞 一種完整的 鉅細靡遺的

我抓起一張紙 輕晃著 這就是事情發生的經過 在這紙上

晃了晃 放下 一張黑色密密麻麻的紙 再度拿起 又晃了又晃

那發生了 就這樣

聽到紙晃動聲響 好像有幾個字 讀著 但晃動 又忘記那字的形狀

零碎 某一夜晚 零碎密密麻麻的 好像發生什麼了

我沒必要說清了 因為我沒那麼不堪



## 曾御欽

1978年生 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系畢業 現讀台北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究所

1999-2002年 中間文集視覺設計
2001年 台東劇團視覺設計
2001年 藝人焦點經紀公司視覺負責
2003年 泰順.街唱團 視覺設計
2003年誠品116週年慶廣告攝影後製 閻鴻亞導演
2003年國家音樂團跨年歌劇 淨士德 紀錄片攝影後製
2004年河左岸劇團 燃燒的地圖 影像設計
2004年南風劇團 疾病備忘 網頁設計
平面設計
2000中間文集二設計
2001中間文集三設計
2000 金马影展紀錄片雙年展開幕手冊
文學創作
2000年發表詩作 <一千零星的> <我的病> 收於中間文集二
2001年發表小說 <貳時肆時> 收於中間文集三
2003年發表文章<不要崇拜還是會垂下來的東西> 收於 dpi雜誌第五十五期

2001 台東劇團 <我們的蛇> 視覺總監 錄影裝置 於中正二分局劇場放風藝術季
2003 泰順.街唱團 <觀眾> 視覺設計 於國際藝術村
2004 河左岸劇團 燃燒的地圖 國家實驗劇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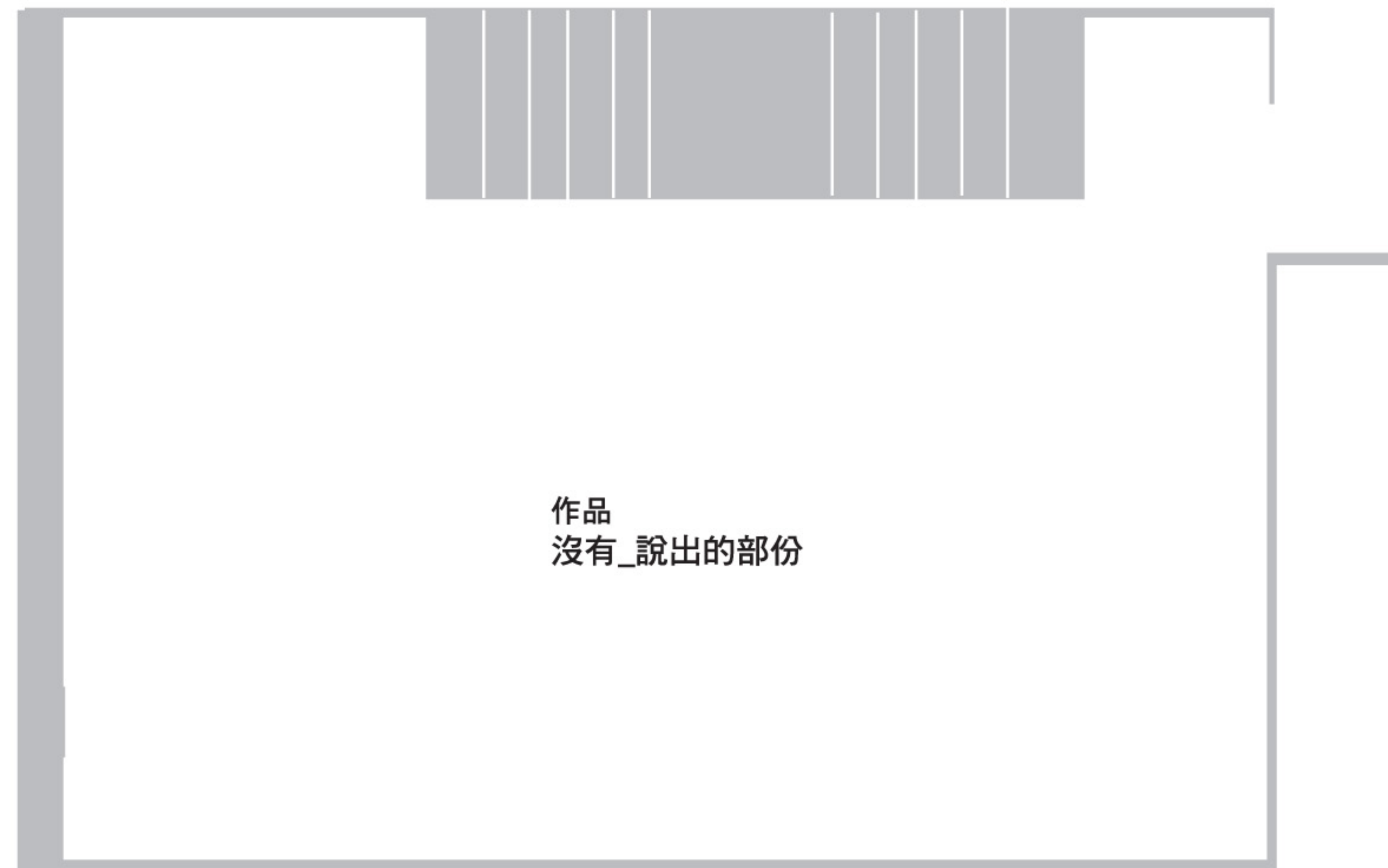
2001年<虫>	平面設計 2001年新一代設計展優審
2001年<水同>	電腦多媒體 2001年新一代設計展優審
2001年<我們的蛇>	金穗獎攝影類優選
2002年<那時的投射與反射>	金馬獎數位影像競賽優選
2004年<那時的投射與反射>	春天影展優選
2004年<有誰聽見了>系列	台北市立美術館 台北獎首獎
2005年<有誰聽見了>系列	台北市立美術館館藏
2005年<我走了>	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ifva Asian New Force入圍

2001年<貳時肆時>	貧窮影展一
2002年<那時的投射與反射>	CO2—2002台灣當代前衛藝術文件展
2002年<那時的投射與反射>	貧窮影展二
2002年<那時的投射與反射>	二十病症不可抑制數位影像展<TIVAC>
2002年<那時的投射與反射>	金馬數位影展
2003年<有誰聽見了>系列一	夜視台北國際錄影藝術展 敦南誠品b2
2003年<有誰聽見了>系列概念網路	2003年台灣網際網路研討會(TANET)
2004年<那時的投射與反射>	「另一種可能」—第一屆春天影展
2004年<有誰聽見了>系列	日本福岡美術館 The New Identity Part-5 Tracing Self
2004年<有誰聽見了>系列	2004台北美術獎台北市立美術館
2004年<有誰聽見了>系列	〈奇想〉網路策劃展——台灣媒體藝術家作品選集
2004年<以為 已經>	【新導演Taily High影展】台北之家光點電影院
2004年<我走了>	2004年倉庫藝術節 影像視窗系列
2004年<我痛恨假設 但一開始如果可以 或許能保留些微的>	CO4台灣前衛文件展
2005年<有誰聽見了>系列	台北市立美術館館藏
2005年<我走了>	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ifva Asian New Force
2005年<作了什麼>	當代公民Con-temporary Citizens
2005年<就這樣子了>	他心通 科技藝術展
2005年<有誰聽見了>系列	非意義與反啓蒙 一種迷途的感覺主義 網路藝術展
2005年<用力呼吸>系列	非意義與反啓蒙 一種迷途的感覺主義 網路藝術展
2005年<以為 已經>	香港第一屆<InDPanda國際短片節>
2005年<用力呼吸>	香港第一屆<InDPanda國際短片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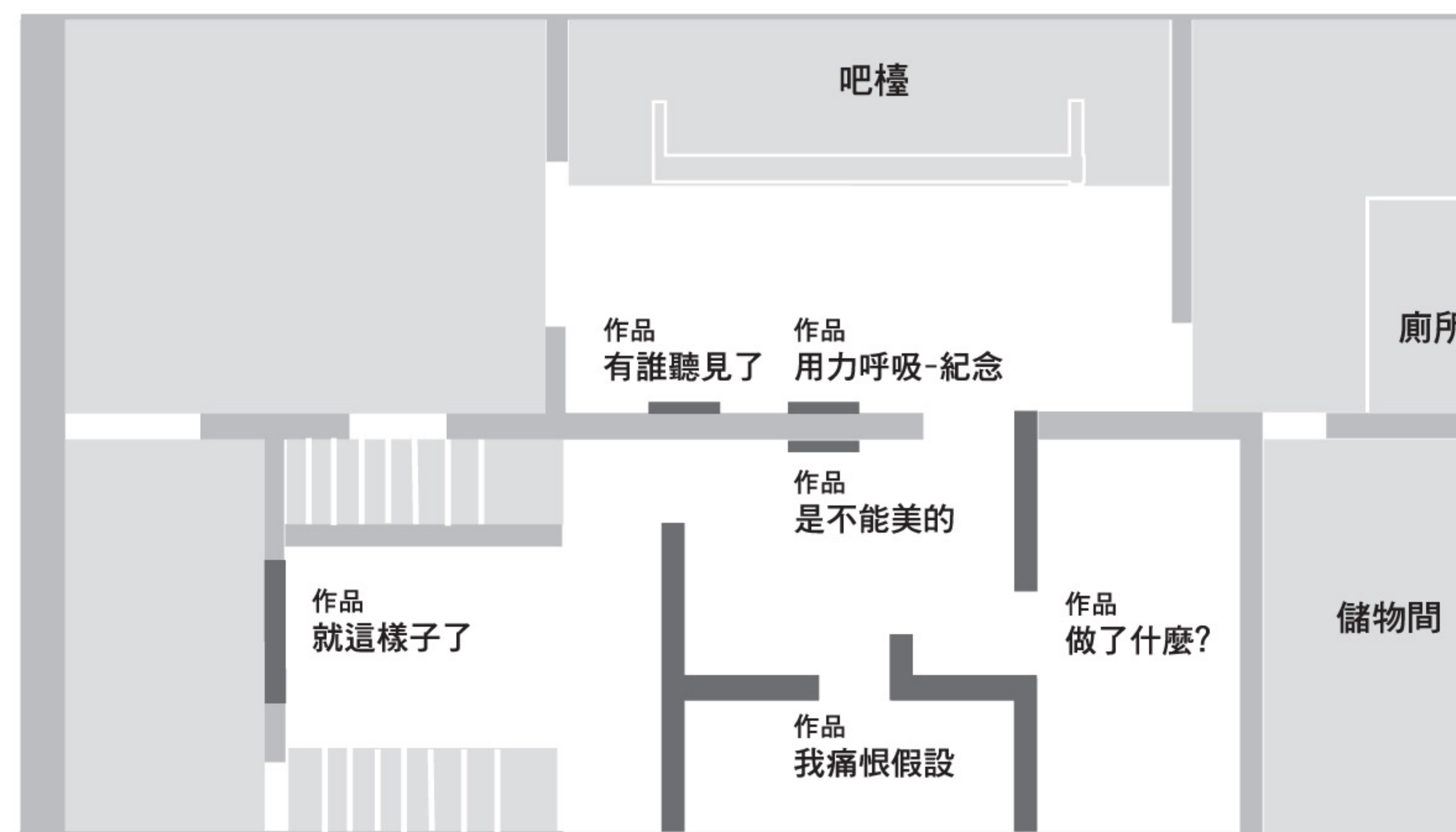
# 毛牛 - 曾御欽個展

是不會有人懂的 就算是哭著說 亦或是釋懷的笑著說

展覽空間圖



二樓



三樓